

暗访十年

无数次用生命

李么傻◎著

不愿被人启齿
的真实与无奈

这里的故事与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

代孕妈妈 乞丐群落 出租房里的妓女 血奴 酒托群体

用最危险的体验 为数亿都市底层**说真话!**

中国社会问题最撼动的声音, 裸陈你所不知道的社会另一面!

天涯社区有史以来**最火的热帖**, 上百家媒体**关注报道**,

上千家网站、论坛**转帖连载**, 触动无数网民**最敏感的神经!**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暗访十年

无数次死里逃生

李么傻◎著

这里的故事与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

代孕妈妈 乞丐群落 出租房里的妓女 血奴 酒托群体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暗访十年 / 李么俊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
2010.4
ISBN 978-7-222-06417-1

I. ①暗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44455 号

暗访十年

作 者: 李么俊
策 划: 俞根勇
责任编辑: 朱海涛
执案编辑: 俞根勇
装帧设计: 颜森设计工作室
出 版: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 行: 云南人民出版社
社 址: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邮政编码: 650034
网 址: <http://www.ynpph.com.cn>
E-mail: rmszbs@public.km.yn.cn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: 16
字 数: 260 千字
版 次: 2010 年 5 月第 1 版
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印 刷: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书 号: ISBN 978-7-222-06417-1
定 价: 29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)

引子 偶然决定命运

10年前的今天，我离开了家乡——一个北方的小县城，独自来到省会城市找工作。

此前，我是县城公务员，每天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，无所事事地坐在办公室里，“一杯茶，一根烟，一张报纸看半天”的那种一潭死水的日子让我痛苦不堪。我在28岁的时候已经能够预见到自己82岁时的生活情景。这里每天的生活一成不变，我决定离开。

离开县城前的那一个月，我夜不能眠。每天夜晚，我都会跑到县城郊外的一条街道上散步。黄昏时分，那条没有店铺的街道异常嘈杂。街道两边空旷的土地上，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堆唱卡拉OK的人。那些变调而高亢的歌声在县城郊外辽阔的天空中荡漾，常常惹得周边的狗群长声吠叫，相互应和。到了夜半，这条街道就会空无一人，常常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徘徊。路灯将我的身影拖得很长很长，又变得很短很短。路边偶尔会响起几声蛙鸣、几声鸟叫，像划玻璃一样划过寂静的夜空，让人头皮一阵阵发麻。

犹豫了一个月后，我终于下定决心，离开这座小县城，去外面的世界看看。然而，当时我并不知道我能做什么，我是否能够找到工作。

10年前的今天，我的身上只装着200元钱，踏上了开往省城的长途汽车。那是我所有的积蓄。

我在那座小县城里工作了5年，五年的积蓄仅有6000元钱。然而，不久前，做农民的父亲得了一场大病，不仅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，而且我还

举债几万元。那几万元的外债，按照我当时的工资标准，足够我用一生来偿还。

怀揣着淘金梦想，我离开了家乡。那一刻真有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的感觉，我知道自己出去后再也回不来了，我知道自己出去后必须取得成功，我无路可退。

那辆残破的长途汽车载着我，和一车散发着脚臭汗腥的淳朴老乡，一步步地离开了家乡。我回望着愈来愈小的县城，回望着那些静默的村庄，泪眼蒙眬。

此去，不可预知。

当天黄昏，长途汽车将我拉到了火车站。

火车站的每个白昼都异常喧嚣，人流如注，几乎每张嘴巴都在说话，没有说话的也在吃东西。车站前广场的空地上站满了人，乘车的和送人的，脚步匆匆。从这些人群的夹缝中穿过，每一双眼睛都充满了狐疑和戒备。光着上身、身上刺着青龙白虎的男子，穿着吊带装、奶子摇摇晃晃的女子，不时在人群中闪现；另外，还有端着破碗、瘸着双腿的乞丐；惊魂未定、穿着破旧衣衫的少年；大腹便便、神情不可一世的仿大款；破帽遮颜、挑着蛇皮包装袋的民工……火车站是一个城市最复杂的地方，也是一个城市最混乱的地方。各色人等，怀揣心思，将自己的想法紧紧包裹；将自己的钱袋偷偷捂紧；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身体压缩到最小；每个人都把对方当成了敌人。

那天晚上，我饥肠辘辘，坐在火车站边的台阶上，耳朵嗡嗡作响。汽车引擎声、人群说话声，让我的耳朵变成了一锅黏粥。我清晰地记起了看过的电视剧《北京人在纽约》中的一个场景和一句台词：王启明和妻子来到了美国，他们在飞机场看着熙来攘往的人群，悄悄地说：“我们掉进了大海里。”那一刻，我真的就像掉进了大海里，孤立无援，连一根稻草也抓不到；后来，这种感觉愈来愈强烈。

这座城市我一点儿也不熟悉，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，哪里才能找到一个工作机会。我对这座陌生的城市充满了恐惧。看着倚靠着蛇皮袋子、

打着扑克的农民工，我感到他们比我幸福得多。他们有同伴，他们可以共同抵御外面的风浪和危险，而我只能单独作战。我的委屈无人知晓，我的眼泪只能流进肚子里。那几天里，我一直有一种想哭的感觉。

那天晚上，我和很多农民工一样，睡在车站外的广场上。广场上游荡着一些上了年纪的女人。她们捧着一大推陈旧的报纸在叫卖，两毛钱一张。农民工们买到两张报纸，对接着铺在地面，然后躺上去。我也买了两张，像他们那样铺在身下。我把一个黑色的小包紧紧地抱在胸前，那里面装着我的毕业文凭、获奖证书和出版的两本书籍，那是我幻想着在这座城市里得以立足的资本。

我的城市生活，是从火车站的广场开始的。

那一晚我几乎没有合眼，午夜过后，城市的喧嚣渐渐静息下来，而我的心中却狂澜万丈。我不知道自己以后的生活是什么，能否在这座城市生存下去；如果不能生存，我该怎么办。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，一贫如洗，举步维艰；我想起了以前受到的种种不公平的待遇和磨难；我告诉自己，就是死，也不会再回到那座小县城。

黎明时分，突然下起了大雨，广场上一片大呼小叫。人们爬起来，手中捏着破报纸，争先恐后地跑到店铺的屋檐下躲雨。这种闹哄哄的情景一直持续到天亮。

天亮后，我开始了找工作。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。看到一辆公交车开来了，很多人跑过去，我也跑了过去，坐上了这辆公交车。我不知道这辆公交车开往哪里，也不知道前方有什么在等待着我。

我没有吃饭，但是感觉不到饿。在来到省会城市的几天里，我每天只吃两个烧饼。那时候一个烧饼两角钱，两个烧饼四角钱。我依靠每天四角钱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度过了打工的初级阶段，让自己的生命得以延续。

公共汽车一路摇晃着，穿过了一座座安装着玻璃窗户的高楼大厦，那么高的楼层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；穿过一条条笔直宽阔的马路，马路边是衣着光鲜神定气闲的城里人；穿过了这座城市，这座城市比我生活了

多年的县城要大很多倍。公共汽车停了下来，到了终点站，我最后一个走下车子，发现这里已经是郊区。很多天后，我才知道那是南郊，这座城市里很多菜农居住的地方。

要在这座城市生活，先要有一个稳定的居所。我走进了那些狭窄的巷子，一家家打听是否有房子出租。我一口佶屈聱牙的普通话让这些房东们似懂非懂。他们挥挥手臂，像轰赶苍蝇一样地赶走了我。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态度和藹的房东，但是他要求必须先缴纳一个月的房租，一百多元钱。我身上仅仅200元，如果交了房租，我连吃饭坐车的钱都没有了。我只好放弃。

我在街巷漫无目的地游荡，像一条流浪的狗。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都让我羡慕，他们的脚步通往家庭或者单位的方向，在某一个地方，有一个亲人或者工作在等着他们；而我却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，我什么都没有。

临近中午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一家旅社，很小的一家旅社，门口还有“文革”时代留下的大红油漆刷写的字迹，一边是“革命无罪”，一边是“造反有理”。门口有一棵不知道名字的树木，阳光照在树梢上，洒落一地细碎斑点。一个20岁左右的男子懒洋洋地坐在门口的藤椅上，眯缝着眼睛看着从巷口走过的人。他是这家旅社的老板。

我走了进去，在这家旅社住了下来，睡在通铺上，一晚房费5元钱。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通铺这种居住方式了，从房间的这边一直到那边，是一张长长的大床，和我睡在一张床上的有七八个人：几个年龄很大的老人，一个瞎子，两个20多岁的青年。后来，我才知道，这些老人是捡拾破烂的，那个瞎子是给人算命的，两个青年是刚入道的小偷。他们总是在半夜出去，黎明时分才回来。

旅社登记室门口的墙上有一张地图，经常看地图的是我和一名小偷。这名小偷对外说自己是出租车司机，要了解这座城市的道路。而我则在寻找哪里才有工作的机会。

四处乱碰。我找过小学校，找过废品公司，找过饭店……而这些单位都毫无例外地拒绝了我。

有一天早晨，我在旅社客人留下的一张小报上看到一则《招聘启事》，那是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在招文员，公司在东郊。我没有丝毫犹豫，就走出了旅社。我是大学毕业生，还出版过书籍，我想自己是文化人，应该能够在文化传播公司找到一份工作。

当时，省城的公交车是上车一元。为了省下五个烧饼的钱，我跟在公交车的后面跑。我跑得气喘吁吁，很多路人好奇地看着我，还有交警跟在我的后面跑，跑了几十米后，看到没有什么情况，他们就停下了脚步。

跑了一个小时后，我又热又渴，路边有一个水龙头，几个女子在旁边洗衣服。我跑过去，顾不上难堪，伸头咕咚咕咚喝了一气。然后，继续向前跑。

跑到东郊的时候，已经到了中午，一名容貌英俊的男子接待了我。他听了我的介绍后，惋惜地说：“你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，你很优秀，可惜我们这里不需要。我建议你去报社。”但是，当时刚刚从小县城走出来的我，感觉报社的门槛很高很高，我不敢迈步走进去。

大约是我来到省城的第七天，我走到了这座城市中心的一座展览馆，那里正在举办一场大学毕业生招聘会。我去的时候已经是下午，展览馆里还有很多人，我完全是误打误撞地来到了这里。

那些前来应聘的都是刚刚从大学走出来的毕业生。他们面容光洁，衣着整齐，脸上还带着稚气的笑容和刚刚长出来的髭须。他们年轻得令人嫉妒。而大学毕业后几年的社会历练已经让我心态沧桑，额头有了浅浅的皱纹。我看到那些展位旁边竖立的招聘广告上，全是理科生的职位。我一个中文系的大学毕业生，而且是个极度缺乏自信，举止木讷、蓬头垢面、胆怯懦弱、声音颤抖的老毕业生，谁会要？

那天下午，我只是在展览馆里转来转去，没有勇气走到一家展台的跟前毛遂自荐。当时，我很后悔大学的时候没有学习理科。我想，理科毕业生的工作应该比文科好找得多。

我在展览馆通往顶层的台阶上一直坐到了黄昏，看着展览馆里招聘和应聘的人都走空了，才迟疑地走下台阶，可是，我还是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。由于一天没有吃饭，我的嗓子又干又哑，火辣辣地疼痛。我看到一家展台的旁边有半瓶没有喝完的矿泉水，就一把拿过来，全部倒进了肚子里。

黄昏时分，我走出了展览馆，来到了马路对面的广场。那里有一对对依偎呢喃的恋人，有欢快地放风筝的小孩，有悠闲散步的老人。这是一幅标准的城市生活场景，然而，却不属于我。广场的两边是一家家饭店。我看到饭店门口穿着白大褂，身体肥胖的厨师在掂着炒瓢，火焰映红了他们一张张热汗涔涔的脸。桌子四周坐满了食客，他们欢声笑语，觥筹交错，幸福在脸上荡漾。然而，这一切也不属于我。我像一块石头，被扔在了这座城市里，无人问津，无人理睬。

我想坐下来，顺手捡起花园边的一张报纸，铺在屁股下。我肚子很饿，肠胃扭成了麻花，一阵阵疼痛，但是，在这个城市中心，没有烧饼。这里的每一盘饭菜都要几十元，我吃不起，我只吃得起烧饼。

为了驱散饥饿，分散注意力，我拿起屁股下的报纸阅读起来，突然看到了报纸下方有一个招聘广告，是家报社在招聘10名记者。我想起了那家文化传播公司里那名长得很帅的男子的话，也许我真的适合做记者。

我拿着这张报纸，坐上了回旅社的公交车，我决定明天早晨去这家报社应聘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起得特别早，洗脸刷牙后，专门把水洒在头发上，对着旅社门口已经失真的镜子，用手指做了一个三七分的发型。查看过那张不知张贴了多少年的，颜色已经泛黄的地图后，我就出发了。

那时候大街上还很少有行人，清洁工的扫把和汽车的车轮让街道变得尘土飞扬。我精心设计的发型很快就被弄脏了，这让我心疼了很久，担心因为仪表不佳而被报社拒绝。

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，我迷路了，问了几个打太极拳的阿姨后，才找到了那家报社。那家报社刚刚上班，一名很年轻的男子在办公室里接



待了我，他说我是第一个来应聘的人，然后向我索要简历。

当时，我不知道应聘工作还要填写简历。我此前应聘的所有单位都是小公司、小饭店、小作坊，他们从来没有向我要过简历。看到我疑惑，这个年轻人就把一张表格交给我，让我在另一张桌子上填写。

那张表格上印着姓名、年龄、学历、工作简历等内容，我如实填写了。记得表格上还有一项内容是“有何特长”，我填写了“文学创作”，还写出了自己所出版的两部书籍的名字，记得当时我很有些自鸣得意。

填写完表格后，交给男子。男子仔细看完后，很有兴趣地问我：“你有出版过书籍？”

我从口袋里拿出自己写的书籍，双手递给他。

他认真地看了看内容简介，又在里面随便翻阅了一页，读完后说：“文笔不错。”

得到他的夸奖，我紧张的思绪一下子放松了，我谦虚地说：“胡乱写的。”

男子笑了笑，说：“后天考试。”

走出这家报社，我忐忑不安，原来进报社工作还要考试。可是此前我没有从事过一天新闻工作，也不知道还会考试，考什么呢？我茫然没有头绪。

可是，既然让我考试，那就说明我基本上得到了认可。想到这里，我又有些释然。心情轻松后，肚子突然饿了，想起昨天一天都没有吃东西，我大方地走进路边一家饭馆，叫了一大碗面条，吃得汤水四溅。那是我来到省城后吃得最香甜的一顿饭。

吃完饭后，我来到了书店里，找到一些关于新闻方面的书籍，认真地看了起来，并在本子上摘抄。哦，原来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情；而倒金字塔结构竟然是先写事情结果，而且要求最精练的语言。这谓之导语；新闻的五要素是五个W……这些我以前闻所未闻。这些年，我只是一头钻进文学中，疏远了新闻。后来，我在翻阅初中语文课本的时候，才发现那时候就学过新闻的基本知识，可惜后来忘光了。

正在摘抄的时候，一个女营业员走了过来，厉声呵斥我。我红着脸，

像做了贼一样把书籍放在书架上，落荒而逃。找到了另一家书店，我又如法炮制。

那天，我在本子上密密麻麻抄写了十几页新闻知识。夜晚，我站在旅社外面马路的街灯下背诵。我好像又回到了学生时代。

报名后的第三天，也是我来到这座城市的第十天，报社举行了笔试。

笔试是在报社附近的一所小学举行的，那天来考试的足有几百人，楼上楼下占据了非常多教室。我看到考试前夕，还有人拿着书籍在乒乓球桌案旁边的空地上背诵；也有人匆匆忙忙地把一些记不住的内容抄写在手臂上；还有人在忙忙碌碌地做好夹带，塞进衣袖里……那种气氛让我心中一阵阵发紧。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被这家报社录取，如果不录取，下一步该怎么办？

考题发了下来，我一阵窃喜，填空题和选择题居然都是我前两天刚刚背诵过的；而后面的写作题更不在话下，我已经出版了两本书籍，自信什么题材的文章都会写。我洋洋洒洒地写了好几页，监考老师不时会来到我身边，看我都在写些什么。我心中涌起一阵得意。

交卷的铃声响起，我抬头一看，才发现偌大的教室里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

考完试后，听到几个一同来考试的人说，下午要去另一家报社考试，原来那家报社也在招聘。我打听到地址后，就和他们一起来到了相距几公里的另一家报社。我因为没有提前报名，报社就给我制定了一个临时准考证。

那场考试题目，我依旧觉得很简单，很快就交卷了。

又等待了三天，这是我来到省城的第十三天，这天是两家报社放榜的日子，我身上仅仅剩下几元钱，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我当时已经做好打算，如果这两家报社都没有录用我，我就跟着旅社那几个老人一起去捡垃圾。

那天早晨，我又开始向报社的方向跑去。我跑得满头大汗，跑得几乎虚脱，才终于来到了第一家报社。我看到报社大门前已经围满了很多人，大家都鸦雀无声，默默地在榜单上寻找自己的名字。那张榜单是红色的，上面的字迹是金色的，显得异常刺眼。我站在人群外面，第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名字。我的名字在第一个，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这家报社的记者。我害怕自己看花眼，就再仔细看看，真的是我的名字。我幸福得几乎要晕过去，我背过身去，泪流满面。

这下好了，这下不用去捡垃圾了。

我又在大街上奔跑着，惹来很多人不解的目光。一名交警在身后追赶我，大声质问我干什么。我回头对他笑笑，又继续奔跑起来。肥胖的交警追不上我，只好气喘吁吁地放弃了。我跑得轻快，我看到天空好蓝好蓝，楼层很高很高，每个人都非常亲切。我记得当时空中还有一群鸟雀飞过，唧唧喳喳的声音像树叶一样落下来。

我跑到一条偏僻的小巷，跪在一棵大树下，号啕大哭。过了很久，我才爬了起来。

中午的时候，我来到几公里之外的另一家报社，看到榜单上依然有我的名字，我依然是第一名。

昔日龌龊不足夸，今日放荡走天涯。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遍长安花。

这天下午，我又幸福地吃了一大碗面条。

目录

contents

引子 偶然决定命运 / 001

【第一章 暗访乞丐群落】 / 001

第一节 入丐帮 / 002

第二节 昼乞夜盗 / 008

第三节 帮主的“阴宅” / 015

第四节 丐帮夫人 / 021

第五节 内讧与残杀 / 029

第六节 第一次死里逃生 / 034

【第二章 暗访妓女群落】 / 041

第一节 目标是站街女 / 042

第二节 丈夫和嫖客 / 048

第三节 被打被抢的常态生活 / 055

第四节 被洗钱 / 061

第五节 性病艾滋病 / 068

第六节 毒品与黑灯舞会 / 076

第七节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/ 079

【第三章 暗访血奴群落】 / 085

- 第一节 初识血奴 / 086
- 第二节 偶遇奴隶主血头 / 091
- 第三节 第一次卖血 / 098
- 第四节 换了个主子 / 103
- 第五节 血奴的“生产率” / 108
- 第六节 第二次卖血 / 114
- 第七节 逃离魔窟 / 120

【第四章 暗访酒托群落】 / 129

- 第一节 报社将倒闭 / 130
- 第二节 变身艳女 / 134
- 第三节 成了三轮车夫 / 143
- 第四节 趴在楼顶看酒托 / 151
- 第五节 做酒吧清洁工 / 160
- 第六节 酒吧酒托骗人伎 / 169
- 第七节 尘封的酒托稿件 / 180

【第五章 暗访代孕群落】 / 183

- 第一节 神婆只是个传说 / 184
- 第二节 代孕妈妈，全国连锁 / 189
- 第三节 遭遇诱惑 / 199
- 第四节 神婆现身 / 205
- 第五节 退役小姐 / 209
- 第六节 夺命追杀 / 220
- 第七节 远走珠三角 / 229
- 第八节 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/ 235

• 第一章 •

【暗访乞丐群落】

第一节 ⊙ 入丐帮

我终于可以做记者了，却面临着两难选择。我该去哪一家报社呢？

这两种报纸都是刚刚走向市场的都市报。此前，在县城上班的我都没有听过它们的名字。我以前看到的报纸都是《××日报》，里面全是大块大块的空洞文章。每年年终，单位会订两份报纸，一份是省级日报，一份是市级日报，全是关于各级领导的活动报道，报道形势一片大好，处处莺歌燕舞，人民齐夸政策好。订这两份报纸的钱由财政局专款专用，而订阅其余的更有可读性的报刊，则就要自己掏钱了。

我正在犹豫着该去哪家报社报到时，一位自诩为报社资深人士的小个子青年说，前一家报社有前途，集中了这个城市的精锐人马；而后一家报社挂靠在一出版社，水平一般。我听信了这位资深人士的话，进入了前一家报社。这名资深人士也参加了两家报社的考试，可是我此后一直再没有见到他。印象中的他身材矮小，戴着眼镜，口若悬河，夸夸其谈，说话的时候高昂着头，一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神情。

在后来的工作生活中，我见到了很多像小个子这样的记者。他们口吐莲花，似乎很有才学，而下笔离题万里，连初中生的作文都不如。

我的命运从这里转了一个弯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。

当时我身上只有几角钱，这几角钱还不够我在这座城市坐一趟公交车。我揣着这几角钱来到了报社报到，几角钱装在裤子口袋里，被我的手捂出了汗水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报社不但没有收取各种各样繁杂的费用，而且还免费安排食宿。报社有一个食堂，吃饭可以放开肚皮吃；报社还有一个宿舍，

免费为记者提供住宿。宿舍里有崭新的被褥床单，电壶脸盆，连毛巾都准备好了。这个报社就像家一样，我从踏进报社的第一天起，就喜欢上了它。

报社的宿舍里一共住了三个人，除我之外，还有两个同样从外地来到这座城市的人。我们都是刚刚进入报社的记者。而其余的采编人员，有的出生在这座城市，他们在城市里有房子；有的嫌报社宿舍的环境不好，自己在外租房住。

多年过后，直到现在我还能记起我在报社第一次吃饭的场景。那一次吃的是炸酱面，师傅刚刚给我捞了一碗面条，我背过身去，还没有走到座位上，就风卷残云地将那碗面条吞下肚子里。师傅笑着给我捞了第二碗，还打趣地说：“慢慢吃，别着急，多着呢，看你能吃多少？”我极力压抑着自己的食欲和不断涌上来的唾液，坐在凳子上，端起饭碗，又是几口吃下去了。这次师傅惊讶了，他给我盛了第三碗，疑惑地看着我。我端着饭碗慢慢走到座位上，不到一分钟，第三碗面条又吃完了。这次才品尝到了炸酱的香味，才感到肚子里有了温暖的东西。第四碗面条盛上来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好奇地望着我，可是我没有感觉到，依然埋头津津有味地吃着面前的炸酱面。我吃得全神贯注，不知道身后已经站立了好几个人，他们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我……那天，我一下子吃了六碗面条，那是我这十几天来唯一的一顿饱饭。很多年后，当初的同事聚会时，他们还会说起我那天饕餮的情景，而我也一直记得自己那天吃饭的幸福感觉。

第二天，报社就给我分配任务，去暗访乞丐群落。

很多天后，我问起部门主任，为什么当初选择我去做暗访记者，安排我去打入乞丐内部？主任说：“你刚来报社的时候，又黑又瘦，神情木讷，一副病恹恹的样子，不认识的人真的会把你当成乞丐……还有那天你吃饭的情景。”

原来刚来报社第一天吃饭的时候，主任就站在我的身后。他说他看到我吃饭的样子，心酸得几乎掉下眼泪。